

王羲之《寒切帖》考

刘 涛

《寒切帖》是王羲之传世的名迹之一。帖中所见“谢司马”称谓，右军尺牋中仅此一例，却是考察《寒切帖》书写时间的重要线索。这个称谓，过去有学者认为指谢安，也有学者指为谢奕。此文展开的讨论，排除了其他谢氏人物的可能性，并且指出，无论“谢司马”是指奕、安兄弟哪一位，虽然他们任司马的时间相差十余年，但《寒切帖》都属于“王书”成熟阶段的书迹。王羲之是谢奕的儿女亲家，也是谢安的挚友，他在尺牋中对奕、安兄弟有种种称谓，本文一一摘出，对比分析，认为王羲之称谢奕为“司马”在前，谢奕去世之后，谢安才任司马，王羲之称以“谢司马”，表示区别。从谢安任司马的时限以及帖中所署“十一月廿七日”的日期来看，《寒切帖》当写于王羲之去世前一年的升平四年（360）。

王羲之草书尺牋《寒切帖》有唐摹本存世^①，现藏天津博物馆。右军真迹早已毁佚净尽，世人对待唐摹本右军帖视同右军真笔。《寒切帖》也是“王书”名帖之一，北宋初年刻入《淳化阁帖》（卷七），此后，徽宗朝的《大观帖》（卷七），明代《宝贤堂帖》（卷四）、《玉烟堂帖》（卷十）、《二王帖》（卷上），清朝《邻苏园帖》（卷二），都收刻此帖，却称《二书帖》。《寒切帖》卷中有晚明姜坚的题跋，称为《廿七帖》。

唐摹本《寒切帖》的幅面不大，纵26厘米，横21.5厘米。本幅首行右下方纸边有“僧权”二字，即南朝梁御府“鉴识艺人”徐僧权的押署，则此帖原迹曾入藏梁朝内府，但刻帖概无“僧权”二字押署。此帖五行五十一字，按行款录文如次：

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，得十四、十八
日二书，知问为慰。寒切，比各
佳不？念忧劳久悬情。吾
食至少，劣劣。力因谢司马书，
不一一（“一一”或释为“具”）。羲之报。

晋人尺牍的标准格式分为三段:起首部分由某月某日、某地、自己的署名,以及“顿首再拜”、“顿首”、“白”、“报”之类的习语组成;中段是书信正文;尾段是对应首段的署名与习语^②。《寒切帖》属于格式完整者,但未署写(发)信之地,完整的右军尺牍基本如此。右军尺牍大多寥寥几行数十字,“家庭琐事,戚友碎语随手信笔,约略潦草”^③。

王羲之尺牍,因是“书圣”之笔,古人早就当作珍贵的“文化遗产”收藏保存。北宋以来,学者研究不断,草字已释,文句点断,伪迹大体辨明。对于极易混淆的草书字,如“一一”还是“具”这样并存的两说之疑,识者可自行抉择。再深入,就是考证尺牍写给何人,这是大难题,已知《十七帖》所收尺牍大多是与益州刺史周抚书信,已成帖学常识。还有尺牍写于何年的问题,尚有探讨余地。

考察尺牍的书写时间,属于史实问题。若从书法形态风格入手,难以奏效。因为,书家形成风格之后,笔迹相似的两帖未必写于同一年;同一年所写的尺牍,即使同一种书体自有信笔漫写与下笔经意的差别,形态上未必一致。不但种种可能性太多,而且鉴识书法形态多凭一己之“眼力”,主观性强。可行的方法是在尺牍文本中寻求线索,线索不外两端:一是帖中提到的人物,一是所述亲友消息。然后检证史料,寻其踪迹,如得印证,即可获知书写尺牍的大致时间。这种学术方法,北宋黄伯思《法帖刊误》已开其端。

《寒切帖》里就有这样的线索,即第四行提到的“谢司马”。清朝鲁一同《右军年谱》认为是指谢安,并把《寒切帖》称为《谢司马帖》,所谓“谢安为桓温司马,有《谢司马帖》”^④。谢安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在升平四年(360),所以《右军年谱》把《寒切帖》系于此年。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、王羲之研究专家王玉池也认为谢司马指谢安^⑤。日本学者杉村邦彦认为“谢司马”是指谢奕,他任司马在永和元年(345)八月至升平元年(357)六月,而杉村把王羲之书写《寒切帖》的时间定在谢奕任司马之初^⑥。

上述学者都以“谢司马”为破解《寒切帖》书写时间的路径,由于所指人物不同,致使此帖书写年份的结论殊异。这个悬疑,目前还无人追究。本文冒周章之嫌,对“谢司马”试作考述,用以探究《寒切帖》的书写时间。

一、陈郡谢氏

东晋陈郡谢氏人物,分别出自谢鲲、谢裒兄弟两房。谢鲲、谢尚父子皆名士,谢尚无子,由谢裒裔孙嗣继。谢裒有六子,奕、安、万、据、石、铁,门丁兴旺,东晋中后期名臣能将,多出自这一支。陈郡谢氏还是东晋“王谢郗庾”四大书门之一,唐朝窦冀《述书赋》提到谢尚、谢奕、谢安,号为“谢氏三昆”。陈郡谢氏的兴衰,田余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“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”一章有经典论述,认为陈郡谢氏在东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,分别以谢鲲、谢尚、谢安为代表。

陈郡谢氏由儒入玄,始自祖述阮籍的谢鲲(281—323)。他性通简,好《老》《易》,善音乐。谢鲲西晋末南渡,任大将军王敦长史,其间,号为“玉人”的一流名士卫玠见王大将军,王敦命谢鲲与席夜坐清谈,“玠见谢,甚说之,都不复顾王,遂达旦微言,王永夕不得豫”。此事见载《世说新语》文学篇第二十,足以显示谢鲲的名士地位。明帝太宁元年(323),谢鲲卒于豫章太守任上,他的墓志1964年在南京出土。

谢尚(308—357)少时以孝成名,晋康帝建元二年(344)为南中郎将,开始领兵。当年十一月,江州刺史庾冰卒,谢尚领江州,未久转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,镇守历阳(今安徽和县)。永和四年(348)八月进号安西将军。永和九年(353)四月拜尚书仆射,十二月又出镇历阳,进号镇西

将军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录有《与谢尚书》,当写于谢尚署理尚书仆射期间。永和十年(354),谢尚一度还卫京师。升平元年(357)卒于历阳,年五十。谢家自谢尚取得方镇实力,谢奕(?—358)、谢万(320—361)先后继任,谢家掌控豫州十余年,树立了家族威望。

谢安(320—385)少有重名,早年无处世意,悠游东土,放情丘壑。弟谢万废为庶人之后,谢氏失去掌控数十年之久的豫州这块地盘。谢安“始有仕进志,时年已四十余”。初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,由吴兴(今浙江湖州)太守而吏部尚书。孝武帝继位之初的宁康元年(373),桓温掌控了东晋军权,势焰遮天,“讽朝廷加九锡,使袁宏具草”。九锡是帝王尊礼大臣而赐给的九种器物,西汉王莽建立“新”朝之前,先加九锡,后来成为掌权大臣篡夺政权的例行程序。谢安匡扶年轻的孝武帝,见桓温“病笃”,借口修改表文,“由是历旬不就”,用拖延之法成功阻止桓温的非分之请。当年七月,桓温去世。九月,谢安升任尚书仆射,主持朝政,屡建内外事功。孝武帝太元八年(383)的淝水之战,谢安运筹帷幄,其侄谢玄率领劲锐的北府兵打败压境的前秦大军,谢家势力达到顶点。

东晋是门阀时代,琅琊王氏显贵于前,陈郡谢氏振起于后,两家数代通婚,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晋书》皆有记载。1964年以来,南京地区时有东晋墓志出土,多是王、谢家族墓志。1980年代出土的《谢琬墓志》,罗列谢奕子孙婚宦,与琅琊王氏通婚者四例^⑦,其中也提到谢奕女道蕴出嫁王羲之次子凝之(叔平)。

谢氏兄弟中,谢安、谢万与王羲之交谊笃厚。王羲之永和九年(353)在会稽山阴郊外举行“兰亭雅集”,安、万兄弟都是参与者。王隐《晋书》记谢尚参加“兰亭雅集”^⑧,似为误记。羲之尺牍文时见“二谢”之谓,亦有书迹名为《二谢帖》,按《世说新语》贤媛篇第二十五刘孝标注,“二谢”即指安、万兄弟。谢万“才器雋秀,善自衒曜,故致有时誉。兼善属文,能谈论,时人称之”^⑨。他在升平二年(358)八月继谢奕出任豫州刺史,担当方面重任。谢万简傲,不恤下情,王羲之知其短,一面以“愿君每遇士之下者同”相劝,一面写信北征统帅桓温,欲使改任:“谢万才流经通,处廊庙,参议议,故是后来一器。而今屈其迈往之气,以俯顺荒余,近是违才易务矣。”桓温未采纳羲之意见,谢万北征果败,“狼狽单归”。谢万废为庶人之后,致书羲之,谓“惭负宿顾”,王羲之许为禹、汤罪己之戒^⑩。

东晋还有江南旧族的会稽谢。1998年南京出土东晋高崧夫妇墓志,其妻出自会稽谢氏^⑪。《晋书》立传者的会稽谢氏人物有谢忱、谢敷^⑫。谢忱字行思,先辈出仕东吴,“博学多识,明练经史”,“有史才”。太尉郗鉴、平西将军庾亮、征北将军蔡谟先后徵召,皆不应命。康帝时一度徵为太学博士,后为尚书度支郎、著作郎,撰《晋书》三十余卷。谢敷字庆绪,“性澄靖寡欲,入太平山十余年。镇军郗愔召为主簿,台徵博士,皆不就”^⑬。他隐居不仕,崇信释氏,人称“谢居士”。王僧虔《论书》称谢敷“善写经”,书法“入能境”。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文中还见到两位:一位是谢奉(宏道),历任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、吏部尚书;另一位是参加兰亭雅集的“前余姚令会稽”谢胜^⑭。宋桑世昌《兰亭考》“兰亭诗”条录有“兰亭雅集”名录,陈郡谢氏安、万兄弟之外,谢姓人物还有“郡五官佐谢悺”、“侍郎谢瓌”、“前余姚令谢滕(胜)”,皆不见史传,亦不见《陈郡谢氏谱》,大概也属会稽谢。这门谢氏人物,未见任“司马”者。

二、《寒切帖》所处的右军书法阶段

司马是西周始置的古官名,掌管军政与军赋。魏晋时,司马为军府之官,由将军自行徵辟,综理军府之事,参与军事计划。据《晋书》,陈郡谢氏出任军府司马者多人。谢奕幼子玄为桓豁

司马,谢安次子琰为会稽王道子司马,谢万子韶为车骑司马,都在羲之身后,且三人年辈低,可排除不论。所以《寒切帖》所道“谢司马”,只能从羲之的儿女亲家谢奕、挚友谢安两人中验证。

(一)谢奕任司马的时间

《晋书·谢安传附谢奕》记载,谢奕“初为剡令”,素与桓温相善,“温辟为安西司马,犹推布衣好”,笑咏无异常日,桓温称之为“方外司马”。谢奕尝逼桓温饮酒,迫入桓温妻南康公主房中,公主戏为“狂司马”。按《晋书·穆帝纪》,桓温为安西将军在永和元年(345),此谢奕为“安西司马”的上限。升平元年(357)五月谢尚卒官,六月,“朝议以(谢)奕立行有素,必能嗣(谢)尚事,乃迁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,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”,此乃谢奕任司马的下限。升平二年(358)八月,谢奕卒于豫州刺史任上,刺豫州仅一年又两月。

(二)谢安任司马的时间

谢安任司马也在桓温麾下,《晋书·谢安传》说:“温当北征,会万病卒,(谢)安投笈求归。寻除吴兴太守。”知谢安为征西大将军府“司马”在谢万黜废之后,谢万卒后离职。

谢万废卒之年,《晋书》失记。综观《晋书》卷八《穆帝纪》、卷七十九《谢万传》、《谢安传》记载,谢万升平三年(359)十月北征失败被黜废,后起复为散骑常侍,未到任而去世,时年四十二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简傲篇第十注文引程炎震云:“(谢)万以升平三年(359)败废,五年(361)起为散骑常侍。”田余庆认为,谢安因谢万之死“投笈求归”,任吴兴太守,在升平五年^⑮。按此,谢安任军府司马的时限,大致可以确定在升平四年(360)至五年(361)这个时段。

(三)由谢奕、谢安任“司马”的时限看《寒切帖》所处的右军书法阶段

书家形成自己的风格,都有一个演变过程,成熟之后则相对稳定。这里,先将谢奕、谢安任“司马”的时限与王羲之年龄列出对比表:

谢奕、谢安任“司马”的时限与王羲之年龄对比表

	任司马之上限	任司马之下限	王羲之年龄(303—361)
谢奕(无奕)(?—358)	永和元年(345)	升平元年(357)	43岁—55岁
谢安(安石)(320—385)	升平四年(360)	升平五年(361)	58岁—59岁

王羲之的生年,本文采用“303年说”。《晋书》说羲之“年五十九卒”,未记哪一年去世。羲之的生年有公元303年、307年、321年三说,而生年直接关系到卒年。“321年说”是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二〇七引述羊欣《笔阵图》“三十三岁书《兰亭序》”推得,不可靠,现在基本排除此说。“307年说”是清朝鲁一同《右军年谱》提出,部分日本学者采取此说。“303年说”最早,据南朝陶弘景《真诰·阐幽微第二》“王逸少”条注文“升平五年辛酉岁(361)亡,年五十九”推得,“303年说”与其他史料很少抵牾,研究王羲之的学者通常采用此说。

王羲之的书法,南朝虞龢《论书表》分为早晚两个阶段:“羲之书,在始未有奇殊,不胜庾翼、郗愔,迨其末年,乃造其极。”按情理,其间应有一个由不显到著名的过程,这在南朝书学文献里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,我认为,羲之书法渐佳在三十二岁前后任庾亮征西将军府参军之际,书名始盛则在四十岁以后^⑯。因此,不论“谢司马”是指谢奕或是谢安,《寒切帖》都属于羲之书法成熟阶段的书迹。

差异也是有的。若“谢司马”是指谢奕,时间长达十三年,王羲之由中年而晚年,《寒切帖》的书写年份在两可之间,难以确定。如果《寒切帖》写于谢安任司马期间,则只能是王羲之晚年书迹。

三、由王羲之尺牍所见谢奕、谢安之称谓推测“谢司马”之所指

既然“谢司马”是称谓,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王羲之尺牍里有关谢奕、谢安的称谓,看看“谢司马”指称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

历代所录王羲之尺牍文,以《法书要录》卷十《右军书记》最早,所录亦夥,张彦远记为“都计四百六十五帖”。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做过系统整理,共443帖^①。这里依据《右军书记》,摘录王羲之对谢家奕、安兄弟的称呼,予以比较。尺牍文所附编号,采用中田勇次郎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整理《右军书记》各帖的序号。

(一)谢奕(无奕)称谓例

1. 称官号

“安复后问不?想必停君诸舍,……各间意必欲省安西,如今意无前却也,想均必俱,贼势可之者,必进许洛……”(75)。“得征西近书,委悉为慰。不得安西,许有问不知何久?长风书平安。今知殷侯不久留之,甚善甚善”(123)。

按:谢奕官“安西司马”,故有“安西”之称。《世说新语》所见人名别称,“安西”指谢奕。编号75帖的“安”指谢安。编号123帖的“征西”指桓温。《晋书·穆帝纪》记载,永和四年(348)八月,“进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”,“西中郎将谢尚为安西将军”。晋朝四方将军的军号,自高而低分为征、镇、安、平四等。谢尚拜“安西将军”在谢奕任安西司马之后,后拜镇西将军,人称“谢镇西”、“镇西”,还有“谢掾”、“谢郎”。帖中提到“殷侯不久留”,殷侯指殷浩,他在永和六年(350)任中军将军时上表北伐,永和九年(353)进次山桑,后退保谯城。“不久留”指不久留于北。王羲之反对北伐,得知殷浩“不久留”的消息,故曰“甚善甚善”。可知编号123帖书写时间的下限当在永和九年(353),即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那一年,此时谢奕仍在桓温麾下任司马。

2. 称字

“昨暮得无奕,阿万此月二日书,甚近清和耳。……桓公未有行日。阿万定□吴兴”(277)。“昨见无奕十九日书,二十六日西也,云仁祖服石散一齐,不觉佳,酷羸至可忧”(413)。“谢无奕外任,数书问,无他”(14)。

按:上引三帖之皆称谢奕表字“无奕”。其中,“桓公”为桓温。“仁祖”是谢尚表字。“阿万”指谢万,亲昵之称,他小羲之十七岁。

(二)谢安(安石)称谓例

1. 称字

“安石已南迁,其诸兄弟此改殊命萧索,闻君以复入相府,何时当应命?未得坐处,亦当愁罔。思得为邻,岂常情,恐君方处务,此命难期,如之何”(147)。“与安石俱佳,还七日,增想投命”(160)。“安石定目绝,令人怅然”(275)。“当与安石东游山海,并行田,尽地利,颐养闲暇”(315)。

2. 称名

“云与谢豫州共入河,不乃烦剧。得安,万送书,云六日可至。……想仁祖差时还内,镇慰人情耳”(41)。“安复后问不?想必停君诸舍,……各间意必欲省安西,如今意无前却也,想均必俱,贼势可之者,必进许洛……”(75)。

按:帖中提到的人物,“安”指谢安,“谢豫州”、“仁祖”皆指谢尚,“安西”指谢奕,“万”为谢万,皆谢家兄弟。

我把《淳化阁帖》所收王羲之书帖通读一过,也检读了《十七帖》以及《寒切帖》之外的其他著名尺牍墨本,所见谢奕、谢安的称谓,不出以上所列范围。

(三)谢奕的“司马”之称

桓温夫妇称谢奕“方外司马”、“狂司马”,他任司马的时间很长,在亲友圈中,“司马”这个官号应是谢奕的专称。检读《右军书记》,羲之尺牍中也有“司马”之称,有三例,节录如下:

“不得司马近问,悬情。近所送书即至也。君信明早令得,后得鄙书未至,即想东不久耳”(150)。“司马疾笃,不果西,忧之深。公私无所成”(211)。“司马虽笃疾久,顷转平除,无他感动,奄忽长逝,痛毒之甚,惊惋摧恸,痛切五内,当奈何奈何。省书感哽”(170)。

按,编号211、170两帖中,羲之言“司马笃疾久”,“奄忽长逝”,并且表达了“痛切五内”的悲恸之情,从官称之名和亲情关系两面看,只有谢奕相符。又,所言“司马疾笃,不果西”,吻合《晋书·穆帝纪》升平二年(358)记载的情状:三月“慕容儁陷冀州诸郡,诏安西将军谢奕、北中郎将荀羨北伐”;六月,“(慕容)儁尽陷河北之地”;八月,“安西将军谢奕卒”;十二月,“北中郎将荀羨及慕容儁战于山茌(约在今济南以南张夏一带),王师败绩”。这次战事,《荀羨传》有具体记载,《慕容儁传》提到“穆帝遣北中郎将荀羨赴之”,都未提谢奕。谢奕为豫州之后,《谢奕传》仅记“未几,卒官”。谢奕未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原因,竟是羲之尺牍所道的“疾笃”。羲之这两帖分别写于升平二年(358)八月谢奕去世前后。编号150帖的“司马”,应该也指谢奕,时间当早一些。

既然王羲之晚年是以“司马”称谢奕,那么“谢司马”指谢奕的可能性就很小了。

(四)“谢司马”当指谢安

再从谢安一面看。他“栖迟东土”在羲之守会稽前后,年约三十上下。谢安隐居浙东之初,“家于会稽上虞县”^⑧。在王羲之去世前几年,谢安已经离开会稽。田余庆理出了他的行踪:谢万任吴兴太守时,谢安已随弟赴官。谢奕去世的当月,谢万自吴兴往历阳接任豫州刺史,谢安又随往历阳。谢万兵败寿春,谢安犹在左右^⑨。谢万黜废之后,谢安放下“累辟不就”的名士身段,开始走入仕途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记载,当年谢安赴任司马,“将发新亭,朝士咸送”,场面热烈,中丞高崧乘酒兴戏弄谢安:“卿屡违朝旨,高卧东山,诸人每相与言:‘安石不肯出,将如苍生何!苍生今亦将如卿何!’”谢安甚有愧色。此事亦见《世说新语》排调篇,却称“谢笑而不答”。谢安出仕当然不是为了苍生,而是为家族门户计。东晋是门阀政治时代,士族欲保持家族地位,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。当官场上的谢氏人物凋零、废黜之后,谢安为了维持门第不坠而出仕。

我曾有一疑:如果《寒切帖》的“谢司马”是指谢奕,他久任安西司马,与羲之又是亲家,何以右军尺牍仅有一例?若指谢安,他任司马虽跨两个年头,实际一年余,时间很短,羲之尺牍所见“谢司马”的称谓仅此一例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度之情理,羲之既以“司马”称谢奕,亲友皆知,后来谢安又任司马,若以官名相称,为了区别,便以“谢司马”称谢安了。

右军尺牍所见谢奕、谢安称谓对比表

	称官号	称字	称名
谢奕	安西、司马	无奕、谢无奕	
谢安	谢司马	安石	安

羲之称谢奕,皆属敬称,大约两人年龄相仿且是亲家的缘故。羲之长谢安十七岁,过从密,多称表字,有时直呼其名,亲昵而随便一些。谢安出仕之后,羲之才以官号相称。

有关谢奕、谢安的别称,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附《〈世说新语〉常见人名异称表》列有:谢

奕字无奕,又称晋陵、安西、谢安西,谢安字安石,又称太傅、谢太傅、谢相、谢家安、仆射、谢公。谢安那些称谓,多数是羲之去世后才出现,所以右军尺牋里见不到。

四、《寒切帖》的书写年份与帖文

如果《寒切帖》的“谢司马”是指谢安的推断不误,王羲之写《寒切帖》的时间,大体可以定在去世前一年的升平四年(360)冬十一月,王羲之时年五十八岁。

《寒切帖》写于数九寒天,羲之向对方如实告知自己的状态“吾食至少,劣劣”。此乃委顿之状,与末年晚境相合,可以作为我们推定此帖是羲之晚年所写的一个旁证。《寒切帖》那个“报”字表示回信。回给谁?很难考证出来,只能推测他是羲之的友人。此人五天之内两次致书羲之,两人应该很熟悉。或许风闻羲之状况不佳的消息,故问候关切如此。羲之念他“忧劳”,想是在官之身。又向他提到“谢司马”,当与谢安相识。

最后翻译帖文。晋人日常尺牋,行文尚简,又用时语,至亲密契自能理会,后人看,就像外人听行话隐语。帖中“力因谢司马书”一句,曾相商祁小春,所示日本学者意见^②,多有启发之力。试译帖文,亦参考王玉池译文语例^③。

《寒切帖》白话译文:

十一月廿七日羲之答书,得到足下写于十四、十八日的两封书信,知足下对我的问候,甚为欣慰。天气严寒逼人,近来都好吗?念足下长期操心劳累,一直挂念在心。我进食极少,身体衰弱。犹勉力作书与谢安司马,余不具陈。羲之答书。

① 唐摹本《寒切帖》递藏及历代著录情况,见徐邦达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,第29—30页。

② 秦朝公文已有固定格式及习语。就发表的里耶秦简看,常用习语有“敢言之”、“敢告”两种。李学勤《初读里耶秦简》指出:向上级报告称“敢言之”,同级间用“敢告”(载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)。汉晋文书格式承袭秦制而稍变,而习语滋多。使用哪种习语,当由作者视授受双方的地位尊卑、年辈高下而定,故可依据习语获知尺牋授受双方的大致关系。

中田勇次郎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第一章第四节《王羲之书目中の尺牋の书式》中,将现存的王羲之尺牋首段的“书式”归纳为九种,书式中的习语有“王羲之白”、“耶(爷)告”、“王羲之报”、“王羲之顿首”、“王羲之敬问”、“羲之死罪”、“臣羲之言”。指出:“白”用于一般场合,“告”则用于亲近晚辈,如书寄儿女时就用得较多,“报”一般用于复信,“顿首”用于比较郑重的场合,重迭作“顿首顿首”表示礼数愈加恭敬,“敬问”的用例较少,“死罪”表达惶恐敬畏之意,为古代尺牋常用套语,用于书呈上级、尊长场合,在性质上有别于日常性存问尺牋。王羲之寄家族亲友尺牋,则写法比较轻松随意,行文简洁实用,有些书式与习语多有省略,省略式乃王羲之尺牋中较为简略的一种书式,一般用于亲近人物(日本二玄社1975年版,第25页)。

③ 钱鍾书:《管锥篇》第三册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1109页。

④ 转引自徐邦达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,第30页。鲁一同(1805—1863),字兰岑,一字通甫。他在《右军年谱》中自署“山阳鲁一同”,山阳既是古郡名,也是古县名,治所在今之江苏淮安。鲁一同生当清朝内外交困的道光、咸丰、同治时期,留心时务,好为激切之言。其《胥吏论》曰:“天下之患,盖在治事之官少,治官之官多也。”所撰《右军年谱》,有咸丰年间刻本。笔者1980年代曾见民国铅排本,抄录一卷,写此文时未找到。

⑤ 参见徐邦达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,第30页;王玉池《二王书艺论稿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,第61—62页。

⑥ 杉村邦彦《王羲之の尺牋を問う》,杉村《墨林谈丛》(日本)柳原书店1998年版,第26—28页。蒙祁小春查告。

⑦ 南京市博物馆、雨花区文化局《南京南郊六朝谢琬墓》,载《文物》1998年第5期,附有墓志图版及释文。

⑧ 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四“亭”条引王隐《晋书》曰:“王羲之初渡江,会稽有佳山水,名士多居之。与孙绰、许询、谢尚、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。”但是,唐何延之《兰亭记》、宋桑世昌《兰亭考》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绿绢本《唐柳公权书〈兰亭序〉》墨迹,均无谢尚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说:“不审当修禊赋诗之时,许询、谢尚果在座中与否也。古事难考,如此类者多矣。”(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633页)

- ⑨ 《世说新语》赏誉篇第九三并注、文学篇第九一并注。
- ⑩ 《世说新语》轻诋篇第一九并注。
- ⑪ 《高崧夫人谢氏志》图版 载《文物》2001年第3期。
- ⑫ 《晋书》卷八二、卷九四。
- ⑬ 《晋书》所记谢敷事迹 同与《世说新语》栖逸篇第一七注引刘宋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、《晋书》所记或本于《续晋阳秋》。
- ⑭ 谢奉见《世说新语》雅量篇第三三注引《晋百官名》、《谢氏谱》。又《真诰》卷八《甄命授篇》陶弘景注：“谢奉字弘道，会稽人。仕至吴郡丹阳尹、吏部尚书。”谢胜见《世说新语》企羡篇第三刘孝标注引王羲之《临河叙》。
- ⑮⑰ 田余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07页，第206—208页。
- ⑯ 参见拙文《王羲之书法的分期问题》，载《书法丛刊》2001年第3期；《庾翼的书法及其位望》，载《书法研究》1999年第1期。
- ⑰ 中田勇次郎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，第33—52页。
- ⑱ 《世说新语》赏誉篇第七七注引刘宋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。
- ⑳ 祁小春所示日本学者的意见，对于我们解读王羲之尺牍用语具有参考价值，附录于此，以备读者参考：

王帖中言“力及……”者多，而王帖又有“及领军信书，不次”（《得示帖》），故加“力”成“（力）及领军书，不次”亦通。如此则好解释“力因谢司马书”矣。因为“因”意当同“及”，此“因”与此类推所得也。中田勇次郎释此帖“力”即按“力知问”、“力不一一”的用法，解释为尽力勉力。“因”在王羲之尺牍中常作为托人捎信之意的用例使用。“因谢司马书”，大约就是托谁给谢司马捎封信的意思（中田勇次郎《王羲之》，讲谈社，昭和四十九年，第222页）。我对此的理解大抵同上。

又考《姨母帖》云“因反，惨塞不次”，盖“因……返回故捎此封信”之省略。证以唐人书仪尾词，常见类似完整语词，如杜氏《吉凶书仪》（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》，第180页）：“今因信往，附白记不具”；《新定书仪镜》父母丧告兄弟书（第327页）：“因使附白疏，荒塞不次”；《新定书仪镜》弟妹亡吊次妹书（第336页）：“因人还遣此，惨怆不次”；《新定书仪镜》吊起服从政（第326页）：“谨因位姓名使往，惨怆不次”。

- ㉑ 本文初稿成于2006年春，当时所译白话帖文，亦参考王玉池《十七帖》译文有关语例。2010年得文物出版社《晋王羲之传世墨迹选》，见王先生所作《寒切帖》注解及释文，此次改稿得以参考。《寒切帖》中“比各佳不”句，王先生译为“近期各位朋友都还好吗”；“力因谢司马书，不一一”句，译为“由于我体力不支，关于谢安司马的书信，就不能一一细说了”。我以为，前一句“各”指对方各个方面，似乎稳妥一些；后一句，拙文暂取中田勇次郎的解读。

（作者单位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）

责任编辑 陈诗红